

一曲**利欲**下扭曲的**心灵**挽歌
一部现代人**灵魂**的自救史

许开楨◎著

墮落門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墮落門

许开祯◎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堕落门 / 许开祯著.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08. 6

ISBN 978-7-80225-394-0

I. 堕… II. 许…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72108 号

堕落门

许开祯 著

责任编辑: 罗 晨

封面设计: 大象设计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67 号隆基大厦 100005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65270477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652674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67 号隆基大厦 100005

印 刷: 山东省东营市新华印刷厂

开 本: 700×1000 1/16

印 张: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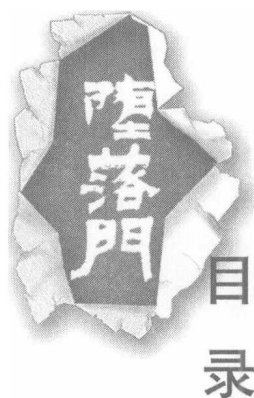
字 数: 250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6 月第一版 2008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25-394-0

定 价: 28.00 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目錄

引子	1
第一章 艷遇	4
第二章 世事	25
第三章 失重	60
第四章 花落	100
第五章 意外	135
第六章 泪眼	163
第七章 惊变	197
第八章 恨哀	233
第九章 春天	255
第十章 落点	283
不是尾声	299

引 子

消息是午夜时分传进宾馆的。

司雪刚冲完澡,想看会儿电视。她有半个月没看电视了,自从参与到景吴高速公路二标段工程招标中后,她的日子便开始连轴转,一刻也不得消闲。这还不算,按规定,凡是参与到工程招标中的人,一律不得回家,更不得有自由时间。工程指挥部要求,招标小组要严守纪律,手机一律上交,宾馆电话全部切断,也就是说,自从住进这家宾馆,他们跟外界,已没了任何联系。

这也是迫不得已的事。如今只要有工程上马,只要有工程招标,指挥部及其工程招标小组的人,立时就成了建筑商们追寻的猎物,为防意外,直到工程招标前半月,指挥部才将最终确定的招标小组名单公布出来,公布还没十分钟,司雪他们便被通知住到了这里。

住进这里就等于是关了禁闭。

尽管这样,还是有消息不断传递出去。第一次标书刚做好,指挥部便从外围得到消息,标底已于封标前十分钟到了建筑商手里。迫于无奈,指挥部只好废了标,一切从头开始,而且这一次,指挥部派了十二人的监控小组,全天候跟在招标小组后面,宾馆服务员一律是从别处调来的,就连餐厅的大师傅,也从武警部队食堂选调了两位。

景吴高速二标段招标被迫延期。

方案来了个大调整,下午司雪跟几个专家就 13 号穿山隧洞和马家坡

弯道的方案再次做了论证,将前一次选定的方案彻底推翻,大胆启用了第三号方案。晚饭过后,地质院白茫教授提出,对13号穿山隧洞地质情况再做一番评估,几个人抱着一大堆资料,又忙了半个晚上,快到十一点时,司雪说:“休息吧,我实在坚持不住了。”白茫见她面容憔悴,两眼黑青,笑道:“我老头子都没叫苦,年轻人反而受不了了。”话虽这么说,白茫教授还是宣布今天的工作就到此为止,明天接着进行。

负责监视司雪的是厅纪检委一名女工作人员,三十来岁,一张脸从见面那天绷到了现在,一间屋里住了这么些日子,两人还没说上十句话。整天拿一本《求是》杂志,翻来覆去看,看得司雪都能背得下这期杂志的目录了,可她仍然看得津津有味。见司雪回来,她先洗了澡,上床睡了。司雪全无睡意,她不习惯两个人住一间屋子,尤其是跟这样一位纪检干部。

躺在床上没多久,电视打开还不到十分钟,门被轻轻叩响。司雪疑惑,这么晚了还有人找来?等问清是白茫,说是有个数字没搞清,得加班。司雪不想去,白茫是个工作狂,招标小组就数他最能折腾,每天不折腾到午夜,你休想休息。第二天一大早,他又精神矍铄地出现在你面前。他的精力,真是让人叹服。司雪刚一推辞,白茫便发了火,相比精力,白茫的火气更出名,只要跟他合作过的人,没一个不被他训过。司雪只好穿衣,摇醒酣睡着的女纪检,跟她说明情况,跟着白茫下了楼。

刚进工作室,白茫就说:“红河大桥出事了。”

“什么?”司雪大惊,等看清白茫脸色,才知道白茫这么晚叫她,不是加班,是有秘密跟她说。

司雪急忙掩上门,惊魂未定地问:“从哪儿来的消息?”

白茫低声道:“这你不用管,我自有渠道。”说着,先坐在了椅子上。司雪跟着坐下,她的心狂跳不止,面色在瞬间变得惨白。红河大桥,怎么会是红河大桥?

“两个小时前塌的,情况很严重。”白茫又说。

“坍塌?”司雪更惊。

白茫点头,而后便沉默,面如死灭。

司雪脑子里“轰”一声,眼前一黑,差点儿就支撑不住。半天,她问:“死人没?”

“能不死人？三辆车掉了进去，他们说，他们说……”

“说什么？！”

“有一辆车是省里领导的。”

“……”

这一夜，司雪没睡着，白茫没睡着，怕是每一个跟红河大桥有关的人，都没睡着。

空气格外的沉，格外的紧。从省城到红河，多少颗心被牵动。

国庆献礼工程红河大桥坍塌了！

第一章 艳遇

1

阳光集团的请柬迟到了三天,正好让乐文有机会跟波波鬼混。说鬼混也许不合适,乐文反感这个词,可波波就爱这么说,乐文也没法子。这三天真是快乐,坐在车上,乐文还在止不住地回味,美滋滋的,嘴角都兴奋得变了形。

波波比以前成熟,也比以前性感了,尤其这三天,几乎把看家本领都使了出来,弄得乐文既欢喜又害怕。乐文真是想不到,当年一个黄毛丫头,到广州那边遛了一圈,突然就出息了,而且出息得很不一般。乐文本来是不想跟波波太热火的,怎么也得保持一段距离,适可而止,这是乐文的行事原则。再说这河里蹚久了,难免不出事儿,尤其是妻子司雪抓住他跟乡下姑娘刘莹的把柄后,差点儿让这个家散伙,乐文更觉这种事类似于引火烧身,玩不得。劳神伤心倒也罢了,还要费力费财,没一点儿劲。

可热火不热火由不得他,想想波波这次来,乐文的世界几乎被颠覆,感觉一下就没了方向。可波波还是不依不饶,骑在他身上说:“我要做你的骑手,让你不再有一点儿自由!”

乐文惊出一身汗,三天的热火一扫而尽,吃惊地瞪住波波说:“我说小丫头,这话说说可以,千万别当真啊,我怕。”波波咯咯一笑,撕揪着他的胸肌说:“你看我这样儿,像说说么?乐文,你可得做好准备,这辈子,你得娶我。”这是波波第一次直呼他的名字,而且唤得自然,呼得亲切,就像他们

真到了那份上。乐文惊慌一跃,将波波摔下身去,一盆冷水浇下来,浇得他浑身冰凉,心里也发出一片子冷。“波波,你是不是想好了目的,带着绳索来的?”波波的身子退潮,脸上的红晕也慢慢褪下。“乐老师,又把你吓着了是不?”波波豁然一笑,重新恢复了对他的尊称,乖巧可人地说:“放心,我没带绳索,不过我准备了一副枷。”说完,裸着健美的身子,咯咯地笑着跑进了浴室。一片水声中,乐文再次看到自己的结局,被人牢牢囚禁或阉割的结局。乐文穿好衣服,想认真跟波波谈一次,波波却在浴室唤:“乐文啊,快来帮我搓背。”

去阳光集团采风的事儿早就定下来了,大约是在年初,叫高风的董事长找到乐文,说能不能组个作家团,去阳光住几天,顺便帮他们搞点儿东西。乐文笑笑,这事儿你找主席啊,或是文学院院长,他们才有权决定。高风擂他一拳,好你个乐文,跟我卖起了关子,看我不收拾你。乐文避开高风,高风那点儿心计他懂,只是不说出来。这小子八成又要谋个啥官差了,想让作家们一窝蜂地赶去,傻子一样为他贴金。

“乐文,你别用那种眼神盯着我,不就一个主席么,信不信,我一个电话,就让他屁颠屁颠的?”

“信,信,你高大老板的能耐,谁个敢怀疑?”

“少给我贫嘴,说,你那本书啥时出,我可揣着钱等着投资呢。”高风说的是乐文去年写的一部电视剧——《阳光灿烂》,这阳光当然是高风那阳光,高风看了书名,二话没说就扔给乐文五万:“一点儿小意思,权当你的茶水钱。”高风知道乐文爱喝茶,还尽挑名茶喝,有些名茶怕是他都没听过。不过那五万,还真为乐文救了急,跟乡下姑娘刘莹的事情败露后,司雪断了他的一切财源,包括文学院每月那可怜的一千五百块工资,也让司雪通过创研部主任马兰直接装进了自己腰包。马兰那女人,像是上辈子就跟他有仇,巴不得他天天出事,出了事好有机会在司雪面前显摆。她领乐文的工资就跟领自己老公的工资一样有理,那份霸道劲儿,想想都让乐文心里不舒服。

这还不算,刘莹又寻死觅活,忽儿上吊,忽儿抹脖子,真就像要为他殉情而去。乐文装作很感动,乖乖将高风给的五万悉数奉上,嘴上说是为刘莹压压惊,其实心里却在吼:“拿上钱滚,少给我装正经!”乡下姑娘刘莹真

是识眼色,看到一大摞百元大钞放在面前,泪立马停了,眯着一双小眼睛说:“乐老师,我真舍不得你,你要是哪天想我了,就到下石湾子来,我一定好好陪你放松。”

放松?乐文笑得眼里差点儿没把血流出来,放松,我他妈哪次不是毁在放松上!

那次高风就把这事敲定了,当然是主席点的头,说好六月五日,阳光最为灿烂的日子,吴水那边的风光也最有看头,由副主席麦源带队,作协和文学院组团,去阳光集团采风。可到了六月四日,阳光的秘书突然来电,说高董事长正在接待一名重要人物,腾不开身,采风的日子能不能推迟几天?乐文正在跟波波缠绵,想也没想便说行,推迟几天都行。乐文本盼着阳光能把日程再往后拖一点儿,好让他更从容地处理好跟波波的事,没想第二天秘书又打来电话,声音软绵绵地说:“乐老师,考虑到作协已做好安排,你们还是八号来吧,请柬我已用快件发了过去,车子后天便到。”乐文仓皇结束掉跟波波的疯狂,便踏上去阳光的行程。好在波波远比刘莹那乡下姑娘有素质,愉快地吻了乐文一下,说自己也要往深圳赶,那边还有人等她呢。说完,脚步匆匆先乐文而去。

这妖精,也学会了玩啊。乐文一想波波反复无常的样子,心就有些抖。

去阳光集团的采风队伍一共五人,作协副主席麦源,《西部小说》编辑小洪,去年刚刚凭长篇小说《血漠》获得全国大奖的作家老树,乐文,还有一位是写了将近十年最近才有点儿名气的基层作者刘征。创研部主任马兰也吵吵着要来,说她这两年东西没少写,名没少出,凭啥采风老是挨不上她?副主席麦源一口否决。麦源是个老传统,尤其男女方面,正统得可怕。“下去那么长时间,带个女的,像啥?”他在会上这么反驳,弄得谁也不敢支持马兰,好像一支持真就有了问题。马兰愤愤的,却把恨记在了乐文头上,认定是乐文从中作梗,不想让她去。

“公报私仇,可耻小人!”马兰骂。

车子在高速路上奔驰,辽阔的黄土塬仿佛一本被人翻烂了的书,哗哗在眼前闪过。绿色掩不住的苍凉还有随时冒出的土坷垃枯涩着乐文的眼睛,隔窗望了一会儿,乐文失望地收回目光。

车子内,副主席麦源正在昏昏欲睡,谢了顶的秃头在阳光下发出滑稽

的光亮,让人对这个穷其一生也没能走出黄土塬的老文人生出一丝悲哀。基层作者刘征却很虔诚地双手捧着麦主席的喝水杯,望穿秋水般看着这个令他仰望了若干年的老作家。小伙子也算可怜,原本有一份不错的工作,如果安下心好好干,很可能会前程似锦,但他偏是着了魔地喜欢文学,还扬言要做麦源第二。这下好,因为一篇二流的官场小说,惹翻了单位领导,处处受刁难不说,还几次扬言要开除他。他老婆火上浇油,一看单位提拔他的事彻底无望,顿生嫁错人之感,整天叫喊着跟他离婚。小伙子走投无路,几番求到麦源门下,央告着要进文学院,谋一碗专业作家的饭吃。这年头,专业作家的饭也能叫饭?可偏巧就有刘征这种傻帽,做梦都能闻见这饭的香,以为只要混进文联大院,这辈子就能成为茅盾,成为巴金。麦源也是卖足了关子,弄得小伙子三天两头大老远背着沉甸甸的土特产来,就像朝圣一样叩向心中的门。

一看见他满头大汗的样儿,文学院那几个口无遮拦的人就喊:“刘作家,你这是长征走完了第几步呀?”或者:“刘作家,山头攻下了没啊?”刘征似乎不觉得自己愚蠢,一如既往咬着牙往麦源家跑,最后直感动得麦源老泪纵横,在文学院会议上讲:“这样执著的人哪儿还有,放眼文坛,现在哪个不是抄近道,不是变着法子玩另类?今儿来个美女作家,脱了裤子靠下半身写作,明儿个又冒出个美男作家,搞什么性感文学。文坛干脆不叫文坛了,就叫妓院,搞些个妓女往那儿一坐,准能火起来。”骂完美女又骂美男,末了又把话题扯到“80后”,鼻子里冒着青烟说:“那也叫写作,也配叫文学?我看跟扯鸡巴闲蛋差不多。”最后,才把问题落到刘征身上:“看看,像他这么执著的,这么把文学当崇高事业的,还有没有?”

“没有!”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接着是一片哄笑。麦源尴尬了一秒钟,迅疾以拍板的口吻说:“我说嘛,现在谁还能把文学当回事,多亏了我们省后继有人,后继有人啊。”正要说文,文学院副院长、作协副主席老胡插话了:“且慢,文学后继有没有人是另回事,问题是这个刘什么,刘什么来着,他发了多少作品,有叫响的没?他没有长篇小说吧,没有获过奖吧,这就对了,如果这样的人也能当专业作家,我看文学是彻底完蛋了。”

老胡一竿子搅下去,这水不浑也得浑。本来调刘征当专业作家就是一句玩笑话,现在这世道,你还敢专业,谁还让你专业?就那几个工资,上面

天天喊着要断奶,要让作家走向市场,自谋出路,居然还有人想专业?麦源提出来,无非也是做个样子给刘征看,他是努力了,至于能不能通过那是大家的事,文学院毕竟也是讲民主的嘛。

刘征就这样被大伙戏耍了一通,不过他自己感觉不出,到现在还神圣,十二分的虔诚。这小子要么是脑子进了水,要么就是黑了心,吃定了文学,硬是赖皮着不走,不发工资行,不给岗位也行,只要让他留在文学院,打扫卫生他也觉得伟大。

阳光集团在黄土塬东北部吴水市,乐文老家离这儿不远,跟吴水连着,对这儿还算熟悉。车子抵达时,阳光的秘书贺小丽早已等在门口,看着乐文一行从车上下来,贺小丽微笑着走过来,盈盈道:“乐老师,一路辛苦了。”说着就要伸出手。乐文赶忙冲她使眼色,示意先跟麦主席握。贺小丽大方地跟麦源握过手,迈着袅袅的步子,前面引路。乐文不怀好意地从后面盯了她一会儿,发现这妞越来越会走路了,那步子迈得跟旧时烟花院的姑娘们差不多,味浓,有态。不过那身材,确实没先前好看。上次乐文来,还感觉她像个准姑娘,这次,就有点儿老媳妇的恍然感。

进了大厅,贺小丽给大家分钥匙,说好的,吃住都在阳光大厦,麦源一人一个套间,副主席么,总得讲点儿特殊,其他人随意住,两人一标间。乐文拿钥匙的时候,贺小丽别有意味地笑了笑,眼神在他脸上一荡。乐文怕她动歪心,接了钥匙便上楼,等打开门,他就傻眼了。

贺小丽给他搞了特殊,居然也安排了一个套间。

而且就是上次来时住的那套间。

上次的事哗地闪在眼前。

恍惚间,乐文就觉一股熟稔的气味幽然飘来。

而这一天,司雪他们已从省城出发,紧急赶往红河。红河大桥的确坍塌了,现场惨不忍睹。事故惊动了中央,省委、省政府已派出工作小组,到现场指挥抢险。司雪是省交通厅公路桥梁局局长,不能不去。司雪他们走的同时,景吴高速公路二标段招标被迫停下,有关专家全部撤到红河,听候命令。

临出发前,司雪想给乐文打个电话,告诉他红河发生的事,转念一想,

又放弃了。他要是听到这个消息,怕不得乐死。红河大桥是周晓明的工程公司承建的,乐文要是知道周晓明出了事,说不定用怎样恶毒的语言挖苦她呢。

2

阳光集团是吴水市最大的民营企业。说它最大,不只是做得大,重要的是它宣传得大。拿乐文的话说,阳光舍得在这方面烧钱。高风最先是一小包工头,这年头,发大财发横财的好像都是包工头。后来高风做工程做出了事,脚手架上一次摔死三个民工。事故的直接原因是安全措施不到位,违章作业。这事要放现在也不是个事,高风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摆平,可当时高风刚起步,腰里还没几个钱,方方面面的关系也才开始,这事偏又让几个记者盯上,闹得沸沸扬扬,摆平起来还真是不容易。加上这工程又是从别人手里转包来的,他的上线也就是工程真正的承包者是吴水起步最早实力最大的吴水一建。出于多方面考虑,有人给高风做工作,让他自个儿把事情扛了,咋处理咋接受,千万别跟有关方面较劲儿。当时的高风哪有劲儿较,一看说话者的来头,点头还来不及。最后高风赔了十几万,罚款交了十几万,这还不算,还被有关部门通报批评,吊销了施工队资格。高风算是让人一棍子给打趴下了。

这事给高风提了个醒,人要是不能被别人打趴下,就得比别人高,比别人硬,比别人还别人。高风没跟谁闹,悄悄解散了自己的施工队,神不知鬼不觉地消失了。六年后高风重新回到吴水,腰杆子挺得就比谁都直了。

当天下午高风没来,为作家们接风的是阳光集团副总,人称李诸葛的李正南。此人三十多岁,看上去很有学问,也很有派头。乐文只知道他毕业于北京一所名校,原来在铁道设计院工作,怎么到了高风手下,怎么跟高风趟进一条河,就不得而知。不过李正南对乐文倒一直客气,外带着尊敬,一开始认识,便称呼乐老师,乐文让他改口,他就是不改。

接风仪式搞得相当隆重,热闹气派而又不俗。鲜花礼品早就摆在宴会厅,让作家们望一眼便心情愉快。宴席分了两桌,麦源跟乐文坐一桌,由李正南和贺小丽陪着。老树、小洪还有刘征坐另桌,由阳光的办公室主任和一位更年轻的女秘书陪着。当然,作陪的还有几位,都是一些似曾相识却

又淡了印象的脸,也难怪,乐文上次来是去年三月,这都一年多了,一年的时间是很能改变一些事物的,包括人。

李正南刚致完欢迎辞,就发生了件有趣的事。老胡来了,扛着个大包,风尘仆仆的样子,看上去像是刚从沙漠考察回来,一进大厅便嚷:“好啊,你们在这儿搞腐败,却独独不叫上我。”麦源刚要讲话,手都拿起话筒了,突然让人不人鬼不鬼的老胡打断,心里颇为恼火。他望一眼老胡,没说啥,极为别扭地把目光扭到了贺小丽脸上。贺小丽赶忙奔过去,接过老胡的包,说:“胡老师来得正好,我们的欢迎仪式刚刚开始。”

“欢迎,欢迎谁?”老胡故意装愣,说时还将目光怪怪地对在了麦源脸上。麦源咳嗽一声,意思是让乐文赶快处理这意外事件,别扫他的兴。乐文起身,很恭敬地将老胡迎到桌上,坐了他的位子,自个儿来到刘征他们这边,还没等他走过来,刘征便已起身让座。这样,乐文便跟阳光那个更年轻的秘书坐在了一起。

麦源的讲话有声音没激情,干巴巴显得枯涩。麦源一向是把讲话看得很重的,车上的时候,他在心里就已反复为这场即兴演讲做好准备。原想可以激情勃勃讲半个小时,不料讲了还没五分钟,头上就已冒汗。一看餐桌上压根儿就没人听,喧闹声吵得比他还响,尤其乐文,已跟那位年轻漂亮的女秘书叽叽歪歪了。麦源心一灰,草草收场,将话筒交给了贺小丽。

都是老胡害的。

一场本来可以高潮迭起的宴会就因麦源兴致不高而平平淡淡结束,作家们甚至连酒也没喝。老胡倒是嚷嚷着要喝,李正南一看麦源脸色,便将陪酒的兴头收了,拉着老胡的手说:“胡老师想喝,有的是时间,改天,改天我一定陪你尽兴。”

宴会后是舞会,因为初来乍到,阳光方面也不好搞得太过,本来这样的接待应该直扑歌厅而去,现在谁还老土得办舞会啊。不过麦源看上去对舞会的兴趣更浓一些。麦源在院里多次会上拿歌厅之类的娱乐场所开骂,将它统统划到下流肮脏的一类词下,就差把它说成是妓院了。乐文想,阳光这样安排,是不是也考虑到了这点。不过他对跳舞是没一点儿兴趣的,好像这辈子只进过一次舞厅,还是在追求司雪的时候。一看阳光精心布置的舞厅,乐文有种时光倒流的错觉。乐文他们还没坐定,办公室主任已从

公司里调来一群女孩,仿佛哗啦啦一下,飞进一群鸟儿,个个青春,个个性感,旋转的彩灯下立刻多出一种让人睁不开眼的迷离。

乐文选择个安静的位子坐下,刘征已端着水杯去找麦源了,他是一刻也不敢离开麦源。老胡吃完后跟着贺小丽上了楼,他还没住下呢。趁乱的工夫,乐文给波波发了条短信,告诉她自己到了吴水,同时问她现在在哪儿。摁动按键的一瞬,他又想了想,加了四个字:挺想你的。刚发完短信,一抬头,竟见刚才陪他的女秘书站他身边,脸上怯怯的,却又暗藏着一团暗红,眼神似乎在问:乐老师,我能坐下么?

这个女孩叫橙子,原本不是什么秘书,是阳光集团房产销售部售楼员,因为跟贺小丽关系好,被贺小丽临时拉来当陪女。乐文也是刚才在饭桌上知道的。

陪女是阳光集团的一种叫法,公司做大后,方方面面来的人多,单有领导作陪似乎不够,跟不上时代潮流,因人而异,就在公司里预备了一些年轻漂亮能拿得出手的陪客女孩。

跳了两曲舞后乐文才知道,橙子还是个文学青年,痴迷着写作。

怪不得呢。

不过乐文随后就想,兴许是橙子故意拿话让他开心,这年头,哪还有什么文学青年?

采风的事第三天才提上日程,乐文正在睡大觉,就听楼道里响起高风一贯的大嗓子:“大作家啊,怠慢了。”乐文从床上跃起,冲走进门来的高风嚷:“好你个高土财,敢戏耍我?”“哪啊,你可千万别多想。”说着,一人给了对方一拳,既算是亲密,又算是欢迎,乐文算是把两天的寂寞给打走了。

等到了会上,两个人便一本正经,高风成了高董事长,乐文成了乐老师。

高风说话还是那么直接,一点儿不带弯儿,间或还夹杂着一两个脏字。“操,”他说,“请你们来,就一件事,写,写越多越好,我高风按字儿论价,谁写得多我不亏谁。至于写啥,你们看,写啥都行,反正你们是作家,笔你们拿着,写啥还不由你们?”麦源眉毛皱了一下,很不舒服。“麦主席,你老别听着不惯,我高风是个粗人,文文捏捏的话不会说,总之就一个字:写。”高风干笑了两声,坐下,将话筒让给了李正南。李正南毕竟念过书,说

出的话就是不一样,先是恭维了一通麦源,将麦源那些成就全抬了出来,还用了“仰仗”这个词。麦源脸色果然好看了许多。高风心里恨恨的,骂了句脏话,人却殷勤地给麦源递了支烟。李正南言简意赅,将阳光的意图道了出来,阳光要搞大庆,打算舆论上造点儿势,特别想借作家的笔,给阳光美言几句。“当然,能揭丑最好,巴不得你们把意见提出来,帮我们改进。”李正南这么说。

麦源脸上便有了神色,跃跃欲试的,想接过话筒,来几句什么。李正南装作没看见,说完又将话筒还给高风。高风笑笑,还是那句话:“来的都是客,大家吃好玩好,我最近忙,不忙不行啊,几千号人跟我要饭吃呢。实在没空陪你们,事儿都交给李总,需要什么,只管提,谁客气就是不拿我高风当人看。”说完,就宣布会议结束,“吃饭吃饭,今几个我亲自陪,李总,叫几个能喝酒的,今几个放不翻他们,不饶!”

去餐厅的中间,高风眼乐文相视一笑,两人藏有什么鬼似的。其实也不是鬼,乐文怕麦源讲个没完,提前特意叮咛,千万别让话筒落在麦源手里。

麦源大约是会上没讲上话,又觉这样的会不伦不类,心里忽然就别扭,加上李正南正陪着老胡,叽叽咕咕说啥,越发不是味儿。本来这次采风就没老胡的份,他倒是想来,比谁都积极,麦源一票给否决了。没想这家伙还是跟来了,脸皮还那么厚,有点儿赖着不走的意思。麦源心想,文学院这张脸算是让老胡给丢尽了,多来一个不受欢迎的人,人家阳光怎么看?

吃饭的气氛倒是愉快,高风这人这一点强,多别扭的场面,只要他不想让别扭,就能把局势扭转过来。他端着酒杯,一口一个老师,轮着给作家们敬。麦源本不想喝酒,怕失态,失态毕竟是很让人难堪的,喝了酒又不失态,麦源做不到。无奈高风一口一个主席,敬得那么虔诚,哪能不喝?几杯下去,就觉晕乎乎的,有点儿飘飘然。李正南接着来,完了是秘书贺小丽,办公室周主任,轮番敬下来,麦源就有点儿把持不住,拉着乐文的手说:“老乐,你可得帮忙,不能让他们出我洋相。”乐文很放心地说:“有我哩,怕啥,喝。”

这边还客气着,老胡那桌已猜起了拳。老胡是个酒鬼,一闻着酒,啥也不管不顾了,况且今几个又上的是茅台,哪能不喝?只见他抡开胳膊,伸出

那只有点儿像鸡爪似的手，三啊五啊地叫。边上的刘征坐立不安，不停地拿眼望这边，生怕麦主席让高风他们给灌醉。

高风头一个打关，一拳两杯，一出手就给了麦源六个零。麦源端着酒杯，望望乐文，乐文很干脆地说：“喝，喝，输了就喝，以你主席的酒量，还怕喝不过他们？”

一场酒喝得天昏地暗。麦源当场就给喝翻了，一头栽到桌子下，不省人事。乐文提前就歪在桌子上，双手舞着，说自己没醉，自己还能喝。麦源一翻，他倒是抬起了头，看上去竟好好的，一脸坏笑地望着高风。那边，老胡毕竟抵不过阳光四五个陪酒的，小洪和老树又不情愿帮他，这阵，已醉得不知道自己是誰了，摇摇摆摆，逮着谁跟谁过不去，嘴里尽是脏话，就像泼妇骂街一样野蛮。

其实文学院这帮人，酒后失态是常事，而且一失态就出洋相，还是大洋相。

乐文说：“好了吧，高董事长，洋相让你给出尽了。”高风哈哈一笑：“你说行就行，洋相不洋相的，不提！”

李正南带人一一将作家们送回楼上，跑来跟高风汇报：“除了老乐，都醉了。”高风痛快地骂了句他妈的，笑着道：“过瘾。”两人嘀咕了几句，话题忽然就扯到麦源身上。“这老家伙，到哪儿都装正经。”高风骂。“他是主席，摆惯了架子。”李正南道。“鸟的个主席，就他那点儿墨水，也配叫主席？”高风向来看不上麦源，不是他粗，是他见不惯这些人的酸气，高风喜欢直来直去，吃喝是多大个事，嫖又是多大个事，干吗非要硬装出一副嘴脸？李正南接话道：“你还没见他跳舞那个样，嘴里说不跳，人却恨不得死在舞伴怀里。”

“真的？”高风忽然来了劲儿。

“还能假？那晚他对贺小丽，几次都动手动脚的。”李正南话说一半，猛觉失了口，噤住了。都怪这酒，看来谁也不是神仙。高风哑了哑，忽然说：“那就给他来点儿实的，叫他显一回形。”

3

花这么大代价请采风团来，阳光绝不是没有目的的。高风做事向来有